

走进春日竹林,夜里下过雨,隐隐有珠光宝气在眼底在胸前,驱散了最后几缕阴霾,无哀愁无挂碍无恐怖。两束光亮起,一束从脑际射出,一束自头顶照下,心静如玉。

风吹起衣袂,竹林新鲜的气味弥漫鼻底,田野露水和朝阳的气味,篱笆青草与红花的气味。一株蕙兰在竹苑旁开过,散着幽香。几根笋粗壮有峰峦气象,石峰,林峰,竹峰,得了春欣自然之力,不几日蹿至两人高。头顶蓝而深的天,几朵云缀在那里,像一丈青锦上镶嵌的如意。竹林比天颜色更深,烂漫到碧翠如蓝。

柿子树下两只喜鹊欢叫,彼此唱和。树高且大,枝头密密麻麻的叶子,焕然一新,又回到青葱年华了。老去

的只是过客,山川永恒,星辰永恒,树木永恒……

鸡鸭出了埘窝,鸡在草地啄食不休。鸭子憨憨张开翅膀,无所适从的模样,孩子们将它赶向庭院外的池塘。竹篙挥过,几只麻鸭逃一般跳起,扑棱进了水里,惊得两尾鱼跃出水面。是金色的鲤鱼,腰身翻转,阳光下一阵迷蒙。

日 烹

胡竹峰

忍不住走近水边,碧绿的池塘透着晶莹的光,鱼在菱莲之间悠游自在,黄色、橙色、红色、灰色的鱼,影子淡淡投入水底,或大或小,或胖或瘦,或动或静。游动的鱼好看,静止的鱼也好看,凝住了似的,投块瓦片,惊得它闪身出离三尺外,躲到浮萍下。

塘埂旁农人屋前挂满了衣物,花

花绿绿的衣服也像花。看见幼童的衣裤,眼眸与心底忍不住柔软,化开了,坠入空阔的无邪,一脸欢喜。太阳越升越高,像巨大的蛋黄,何止光芒万丈。雾渐渐散去:是大放光明的人间白昼。日烹下周照无极,山河光明,画出人间斑斓的影迹,并不独是影迹,更画出万千生机。瓦房传来一个童声,念的是汉人镜铭:

日有熹,月有福,乐毋事,宜酒食,居必安,毋忧患,竿瑟侍,心志欢,乐已茂,固常然。

汉镜稀世,这样的铭文更稀世。以镜自照,以人自照,以日自照,照见五蕴如琉璃。古人说,未有天地,先有琉璃,人一琉璃也,物一琉璃也。昱耀心田,度一切苦厄,美意延年。

芽蕨角笋

罗瑞花

春阳照临,远近的山水,一天比一天清爽明净,山野里拱出来的蕨芽、笋尖,在和风细雨里疯长。

村落的男女,一只空篮背出去,小半天就能满篮子回来。这是大自然的恩赐。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对山野充满了感激。

那时候,一般的家庭都有四五个孩子,家离学校远的,读中学得寄宿,几个书包几个米袋几个菜缸,米桶里坛子里没有足够的储备,是应付不来的。每年这个时节,母亲情愿让栏里的猪、牛吃干薯藤,也要腾出我们几双割草的手,去山上采蕨挖笋。母亲说,蕨菜春笋得嫩,老了就是柴。几天下来,蕨芽嫩笋,在堂屋堆成了一座小山。

母亲不怕多,她很会处理。她把蕨芽顶端卷曲有毛的嫩叶摘掉,把底端的老茎切除,留下中间那一茎鲜嫩。择好后,在井水里洗净,用开水焯过,切成寸许,撒在晒簟里晒八九成干,拌上盐揉匀,放入坛子,用手压结实,在上面留一小段空间给蕨菜呼吸,盖好坛盖,在坛沿加满水,封陈20来天,脆香的腌蕨菜就做成了。坛子密封性能好的话,可以吃到明年的蕨芽拱土。

腌蕨菜,说到底只是晒干的草,如果油盐佐料丰盛,偶尔吃吃,那确实是山珍,是很好的下饭菜;如果缺油少盐,餐餐吃,就会吃得你嘴里寡淡心里荒芜。读中学时,班上有个深山的同学,家离学校150多里,半个月才回家一次,他直接从家里带一只腌菜坛子放在

寝室里,每餐从坛子里抓一把腌蕨菜或是腌豆角下饭,一个油星也没有,真是清苦。也许就是这种清苦的生活,激起了这同学改变现状的决心,他读书特别用功,复习一年考上了大学,现在成了心脑血管方面的医学专家。有次同学聚会,他点了一个菜——腌蕨菜,特别声明,不能炒,直接从坛子拿出来端上。当服务员把一碗干干的黑黑的腌蕨菜摆上桌时,一桌人伸出筷子,一桌人都吃出了眼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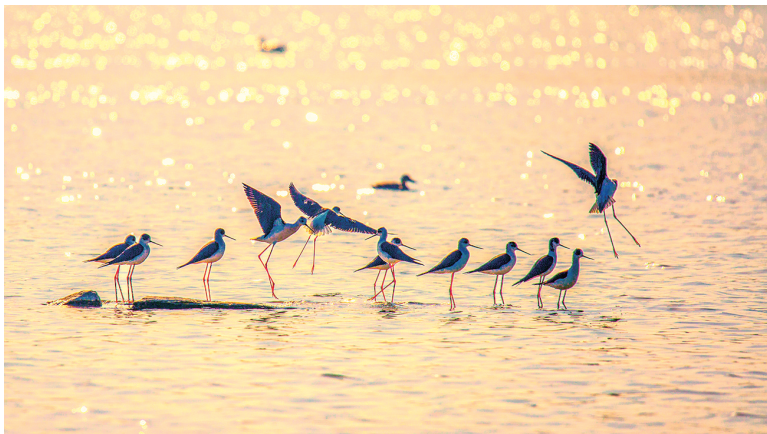
至于笋,倒是可富贵可清贫,炒腊肉,鲜;炒酸菜,也鲜。一时半会吃不了,也可以晒成笋干,笋干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玉兰片。

院落的楚叔却因做玉兰片生意坏了名声。

楚叔是村里第一个去城里做生意的人,他把村里的笋干收了,去县城卖,价钱翻了倍,赚了钱,买回了村里第一个黑白电视机。院落的人吃了晚饭,就到他家堂屋来占位置看电视,盯着满是雪花的小小屏幕,看《大侠霍元甲》,老老小小都看痴了。后来,楚叔带回来一个烫着卷发的女合伙人,楚婶气得眼睛鼓鼓的,只要那女合伙人来了,楚婶就板下脸孔,恶声恶气地骂这骂那,楚叔听烦了,就摔东西、打人,家里闹得鸡飞狗跳,院落里的大人不再去看电视,小孩子忍不住,偷偷溜出去,刚瞄几眼又被大人喊了回去。院落的孩子都不喜欢那个烫着卷发的女合伙人。

只有山野的春笋自在,太阳下长,星光里长,今天挖了,明天去看,又有好多的笋尖从地面冒出来,带来无限的喜悦。楚叔说,在熏晒笋干的时候加上硫磺,熏晒出来的笋干好看又不生虫子,价钱也高。村人自然听了楚叔的话。端午节后,楚叔胡子拉碴,衣衫邋遢回来了,说收的玉兰片被当垃圾处理了,合伙人跑了。楚婶大哭起来,拿着竹扫把,不准楚叔进家门……楚叔赊欠村人的笋干钱,打了半折,拖欠了好几年才还清。

我一直奇怪笋干为什么叫玉兰片,后来到县城读书,看到教室前面的广玉兰才知道,晒得漂亮的笋干真像玉兰花瓣。



湖上乐队 张成林 摄

山顶有颗红五星

解良

家乡小城叫新宾。小城北山顶上擎起一颗五角星,瞰临山下的小城及穿城而过的苏子河。

“冲啊——!”这句冲锋令气壮山河,像冲锋号一样铿锵、嘹亮,一往无前。它来自小城北山顶上,来自我少年的记忆——烈士碑上耸立着一位左手握一支步枪、右手挥向正前方的战士塑像。在塑像下面,我和一队小伙伴宣誓加入少先队,从此铭记飘扬在胸前的红领巾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过继给少先队员的红旗的一角。每年清明节,各校的少先队员排着长队来祭扫烈士墓。待我步入青年的行列,耸立在北山上的这座解放战争烈士纪念碑翻修重建,站在烈士碑上高喊“冲啊”的战士塑像变成一颗红色的具有胜利含义的闪耀着伟大灵魂的五角星。夜里,五角星在北山顶上闪耀,红光四射,像一盏红色的航标灯。

参加工作后,我有幸做过地方党史搜集、编纂工作。产生一种感觉,从烈士碑前流过的苏子河像一支队伍,一支由人组成的前赴后继奔腾不息的队伍。

只有血,只有铁血可救中国。起来!起来!大家团结!大家团结!

唱《铁血歌》的女子叫刘桂贞,1914年出生于县街,牺牲时19岁。她是县街里第一批入“劝学所”的读书女童,因唱歌好听人称“铜嗓子”。她剪短发,放足,学会手工刺绣绣一幅孙中山像,被老师悬挂

在教室墙上。她读县街兴京女子中学,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春制造“万宝山事件”。1932年4月,她投笔从戎,加入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第六路军。深秋,在苏子河下游一个叫南加禾的小村庄,为引开围剿的日伪军,她调转马头,向着部队撤退的反方向奔驰而去,被敌人穷凶极恶的子弹射中腹部,忍着剧痛将肠子压回体内,用手帕堵住伤口,艰难地向前爬行……1991年,小城的北山上又建起一座抗日英烈纪念碑。刘桂贞的名字镌刻在白色大理石上,似巾帼豪杰的化身,守望着山下的苏子河。

退休后,我来到北京生活,与中学同学田野重逢,得到一本他三姨写家乡往事的书,这本书又让我有了新的发现——烈士刘桂贞当年牺牲在苏子河下游,是田野的外祖父赶着一辆大车辗转百余里,冒着生命危险将烈士的遗体拉回县街,安葬了。田野的外祖父姓刘,年轻时在县街做画匠,刘桂贞的父亲在县街开肉铺,两家是亲属。刘桂贞为国捐躯,刘画匠挺身而出。这件事给我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原来烈士的血缘、亲缘像这片土地与苏子河,息息相关,絮絮不止。

清明时节,烈士碑因风吹日晒而褪色的碑文又被描碑工重新描写,焕然一新。少先队员又来扫墓,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夜里,烈士碑亮灯祭祀,灯,依然是红色的。

